

巴尔扎克文集 (三)

[法]巴尔扎克 ◎ 著 叶雨寒 ◎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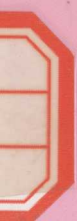


欧叶妮·葛朗台

高老头

无神论者望弥撒

夏倍上校



京华出版社

巴尔扎克文集 (三)

[法]巴尔扎克 ◎ 著 叶雨寒 ◎ 译



京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尔扎克文集/(法)巴尔扎克(Balzac, H.)著;叶雨寒译.—北京:京华出版社,2010.5

ISBN 978-7-80724-195-9

I. 巴… II. ①巴…②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法国—近代②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法国—近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8585 号

巴尔扎克文集(三)

著者□巴尔扎克 著 叶雨寒 译

出版发行□京华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)

印刷□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
开本□850mm×1168mm 1/32

字数□400 千字

印张□20

版次□2010 年 5 月第 4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号□ISBN 978-7-80724-195-9

定价□118.00 元(全四册)

京华版图书,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

目 录

高老头(续) (1)

一个夫家姓伏盖，娘家姓龚弗冷的老妇人，她四十年来一直在巴黎开着一所膳食公寓，公寓位于拉丁区与圣·玛梭城关之间的圣·日内维新街上。这幢称为“伏盖公寓”的膳宿场所，不论男女老少，一律平等对待，从来没有因为风化问题而受到各种流言蜚语的伤害，可是三十年间也不曾有姑娘们寄宿；而且除非家庭给的生活费实在太少，这才偶尔会有一两个男青年到这儿来住……

高老头 (续)

第三章 初见世面

这次的散步是欧也纳一生的关键。有些女人开始注意到他了：他那么俊美，那么年轻，那么体面，那么风雅！一看到自己成为路人赞美的目标，他立刻忘了被他挖掘一空的姑母姊妹，也忘了良心的指责。他看见头上飞过的那个极像天使的魔鬼，五色翅膀的撒旦，一路撒着红宝石，把黄金的箭射在宫殿前面，把女人们扮得大红大紫，把简陋的王座蒙上金黄的光彩；他听着那个虚荣的魔鬼唠叨，把虚幻的光彩认为权势的象征。伏脱冷的议论尽管那样的玩世不恭，却已经深深的种在他心头了，好比处女的记忆中有个媒婆的影子，对她说过：“黄金和爱情，滔滔不尽！”

懒洋洋的溜达到五点左右，欧也纳去见特·鲍赛昂太太，不料碰了个钉子，青年人无法抵抗的那种钉子。至此为止，他突然觉得子爵夫人非常客气、非常殷勤，那只是贵族教育的表现，不一定有什么真情实意。他一进门，特·鲍赛昂太太便做了个不高兴的姿势，冷冷地说：“特·拉斯蒂涅先生，至少现在我不能招待你！我



巴尔扎克

文集

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

忙得很……”

一个能察言观色的人，拉斯蒂涅已经很快地学会了这一套，这句话、这个姿势、这副眼光、这种音调，毫不掩饰地说明了贵族阶级的特性和习惯，他在丝绒手套下面瞧见了铁掌，在仪态万方之下瞧见了本性和自私，在油漆之下发现了木料。总之他听见了从皇帝到末等贵族一贯的口气：我是皇帝。以前欧也纳把她的话过于当真，过于相信她的心胸宽大。不幸的人只知道恩人与受恩的人是盟友，以为一切伟大的心灵完全一样。殊不知恩人与受恩人同心一体的那种慈悲，跟真正的爱情是相同的，两者都是优美的心灵慷慨豪爽的表现。拉斯蒂涅一心想踏进特·加里里阿诺公爵夫人的舞会，也就忍受了表姊的冷淡。

“太太。”他声音有些发颤地说，“没有要紧事儿，我也不敢来惊动你，原谅我吧，回头我再来。”

“行，那么你来吃饭吧。”她这才发觉刚才过于严厉；这位太太的内心还是高贵而善良的。

突然之间的转变使欧也纳很感动，他临走仍不免有一番感慨：“为了向上爬，什么都得忍受。连心地最好的女子一刹那间也会忘掉友谊的诺言，把你当破靴似的扔掉，别的女人还用说吗？各人自扫门前雪，想不到果然如此！不错，她的家不是铺子，我不该有求于她。真得像伏脱冷所说的，像一颗炮弹似地轰进去！”

不久想到要在子爵夫人家吃饭的快乐，大学生的牢骚也就没有了。就是这样，好似命中注定似的，他生活中一切琐琐碎碎的事情，都逼他如伏脱冷所说的，在战场上为了不被人杀而不得不杀人，为了不受人骗而不得不骗人，把感情与良心统统丢开，戴上假面具，冷酷无

情地玩弄人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去猎取富贵。

他回到子爵夫人家时，她已经满面春风，又是向来的态度了。两人走进饭厅，子爵早已等在那儿。大家知道，王政时代是饮食最奢侈的时代。特·鲍赛昂先生什么都玩腻了，除了讲究饮食以外，再没有别的嗜好；他在这方面跟路易十八和台斯加公爵志同道合，自称“胃力比那个可怜的台斯加强多了”。他饭桌上的奢侈是外表和内容并重的。欧也纳还是第一次在世代管缨之家用餐，没有见识过这等场面。舞会结束时的宵夜餐在帝政时代非常流行，军人们非饱餐一顿，养足精神，应付国内国外的斗争。当时的风气把这种宵夜餐取消了。欧也纳过去只参加过舞会。幸亏他态度持重，将来他在这一点上很出名的，而那时已经开始有些气度，因为并没显得大惊小怪。可是眼见镂刻精工银器，席面上那些说不尽的讲究，第一次领教到毫无声响的侍应，一个富于想像的人怎么能不无时无刻羡慕高贵的生活，而不厌弃他早上所想的那种清苦生涯呢！他忽然想到公寓的情形，觉得厌恶之极，发誓正月里非搬家不可：一则，换一所干净的屋子；一则，躲开在精神上控制着他的伏脱冷。头脑清楚的人真要问，巴黎既有成千成万，有声无声伤风败俗之事，怎么国家会如此糊涂，把学校放在这个城里，让青年人聚集在一起？年轻漂亮的女子为什么还会受到尊重？怎么兑换商堆在铺面上的黄金不至于从木钟里不翼而飞？再拿青年人很少犯罪的情形来看，那些耐心的饥荒病者拼命压制馋痨而最终成功，更令人佩服！穷苦的大学生跟巴黎的斗争，若能笔述出来，便是最悲壮的现代文明的真实写照。

特·鲍赛昂太太瞅着欧也纳，想逗他说话，他却始



巴尔扎克

文集

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

终不肯在子爵面前开一声口。

“今晚你陪我上意大利剧院去吗？”子爵夫人问她的丈夫。

“能够奉陪对我当然是桩快乐的事，”子爵的回答殷勤之中带点儿俏皮，欧也纳根本没有发觉，“可惜我约了朋友去多艺剧院。”

“他的情妇。”她暗想。

“今晚阿瞿达不来陪你吗？”子爵问。

“不。”她不太高兴地回答。

“暖，你一定要人陪的话，不是有拉斯蒂涅先生在这里吗？”

子爵夫人笑盈盈地望着欧也纳，说道：“对你可不大方便吧？”

“夏多勃里昂先生说过：法国人喜欢冒险，因为冒险之中有光荣。”欧也纳弯了弯身子回答。

过了一会，欧也纳坐在特·鲍赛昂太太旁边，给一辆飞快的马车送往那个时髦剧院。他走进一个正面的包厢，和子爵夫人同时成为无数双眼睛的目标，子爵夫人的装束端庄而艳美无比。欧也纳几乎以为进了神仙世界。何况销魂荡魄之事接踵而至。

子爵夫人问道：“你不是有话跟我说吗？噢！你瞧，特·纽沁根太太就离我们三个包厢。她的姊姊同特·脱拉伊先生在另外一边。”子爵夫人说着对洛希斐特小姐的包厢瞟了一眼，看见特·阿瞿达先生并没在座，顿时容光焕发。

“她可爱得很。”欧也纳瞧了瞧特·纽沁根太太。

“她的眼睫毛黄得发白。”

“不错，可是多美丽的细腰身！”

“但是手太大了。”

“然而眼睛美极了！”

“脸太长。”

“长有长的漂亮。”

“是吗？那是她运气了。你瞧她手镜举起放下的姿势！每个动作都脱不了高里奥气息。”子爵夫人这些话使欧也纳大为诧异。

特·鲍赛昂太太擎着手镜照来照去，似乎并没注意特·纽沁根太太，其实是把每个举动瞧在眼里。剧院里都是漂亮人物。可是特·鲍赛昂太太的年轻俊俏的表弟，只注意但斐纳·特·纽沁根一个，叫她心里着实得意。

“先生，你对她这样盯着，人家会笑话了。这样不顾一切的死盯着是不会成功的。”“亲爱的表姊，我已经屡次承蒙你照应，如果你愿意成全我的话，只请你给我一次惠而不费的帮助。我已经为她着迷了。”

“这么快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就是这个吗？”

“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施展我的抱负呢？”他对表姊深深地望了一眼，停了一会儿又道：“特·加里里阿诺公爵夫人跟特·斐里夫人很要好。你见到她的时候，请你把我介绍给她，带我去赴她下星期一的舞会。我可以在那儿碰到特·纽沁根太太，试试我的本领。”

“好吧，既然你已经看中她，你一定心想事成。瞧，特·玛赛在特·迎拉蒂沃纳公主的包厢里。特·纽沁根太太在受罪啦，她气死啦。要接近一个女人，尤其银行家的太太，再没比这个更好的机会了。唐打区的妇女都



巴尔扎克文集

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

是喜欢报复的。”

“你碰到这情形又怎么办？”

“我吗，我就默默地忍受着。”

这时特·阿瞿达侯爵走进特·鲍赛昂太太的包厢。

他说：“因为要来看你，我把事情都弄糟啦，我先提一声，免得我白白牺牲。”

欧也纳觉得子爵夫人脸上的光彩是真爱的表示，不能同巴黎式的调情打趣、装腔作势混为一谈。他对表姊钦佩之下，不说话了，叹了口气把座位让给阿瞿达，心里想：“一个女人爱到这个地步，真是高尚，多了不起！这家伙为了一个玩具式的娃娃把她丢了，真教人想不通。”他像小孩子一样气愤之极，很想的特·鲍赛昂太太脚下打滚，恨不得有魔鬼般的力量把她抢到自己心坎里，像一只鹰在平原上把一头还没断奶的小白羊抓到窝里去。在这个粉白黛绿的博物院中没有一幅属于他的画，没有一个属于他的情妇，他觉得很委屈。他想：“有一个情妇等于有了王侯的地位，有了权势的标识！”他望着特·纽沁根太太，活像一个受辱的人在看着他的对手。子爵夫人回头使了个眼色，对他的知情识趣表示不胜感激。台上第一幕刚演完。

她问阿瞿达：“你和特·纽沁根太太相熟，可以把拉斯蒂涅先生介绍给她吗？”

侯爵对欧也纳说：“哦，她一定很高兴见到你的。”

潇洒的葡萄牙人起身挽着大学生的手臂，一眨眼便到了特·纽沁根太太旁边。

“男爵夫人，”侯爵说道，“我很荣幸能够给你介绍这位欧也纳·特·拉斯蒂涅骑士，特·鲍赛昂太太的表弟。他对你印象非常深刻，我有心成全他，让他近前来

瞻仰瞻仰他的偶像。”

这些话多少带点打趣和唐突的口吻，可是如果经过修饰的话，永远不会使一个女人讨厌。特·纽沁根太太微微一笑，把丈夫刚走开而留下的座位让给欧也纳坐了。

她说：“我不敢请你留下，一个有福份跟特·鲍赛昂太太在一起的人，是不该走开的。”

“可是，太太，”欧也纳低声回答，“如果我要讨表姐的欢心，恐怕就该留在你身边。”又提高嗓子，“侯爵来到之前，我们正谈着你，谈着你大方高雅的风度。”

特·阿瞿达先生告辞了。

“真的吗，先生，你留在我这儿吗？”男爵夫人说，“那我们可以相识了，家姊和我提过你，真是久仰得很！”

“那她就太会作假了，她早已把我挡驾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太太，我应当把原因告诉你；不过要说出这样一桩秘密，先得求你恕罪。我是令尊大人的邻居，当初并不清楚特·雷斯多太太是他的女儿。我无意中，冒冒失失提了一句，竟惹恼了令姐和令姐夫。你真想不到，特·朗日公爵夫人和我的表姐，认为这种背弃父亲的行为多么不合体统。我把当时的经过说给他们听，她们笑了一场。特·鲍赛昂太太把你同令姊做比较，说了你许多好话，说你待高里奥先生很孝顺。那当然，你怎么会不孝顺他呢？他那样的疼你，连我都嫉妒了。今儿早上我和令尊大人谈到你，足足谈了两小时。刚才陪表姊吃饭的时候，我脑子里还装满了令尊的那番话，我对表姊说；我不相信你的美貌能够跟你的好心相比。大概看到



巴尔扎克文集

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

我对你这样仰慕，特·鲍赛昂太太才特意带我上这儿来。以她那种惯有的那种热情对我说，我在这会看到你的。”

“先生，”银行家太太说，“谢谢你的盛情，我感激得很。我想不久我们就能成为好朋友了。”

“你所说的友谊尽管不是平淡相交，我可永远不愿意只做你的朋友。”

初涉情场的毛头小子这陈词滥调的话，女人们却百听不厌，只有冷静的头脑才会觉得这话空洞贫乏。一个青年人的动作、声音、目光，给那些废话增添了无穷的魅力。特·纽沁根太太觉得拉斯蒂涅风流潇洒。她像所有的女子一样，没法回答大学生那些露骨的表白，便岔到其他事情上去了。

“是的，姊姊对可怜的父亲很不好。他却是像上帝一样的疼我们。特·纽沁根先生只许我在白天接待父亲，我没有法儿才让步的。可是我为此难过了很久，哭了多少回。除了平时虐待之外，这种霸道也是破坏我们夫妇生活的一个原因。旁人看我是巴黎最幸福的女子，哪知却是最痛苦的。我对你说这些话，你一定以为我疯了。可是你认识我父亲，我不想把你当外人。”

“噢！”欧也纳回答，“像我这样愿意把身心一齐捧给你的人，你永远不会碰到第二个。你不是要求幸福吗？”他用那种心弦的声音说。“啊！如果女人的幸福是要有人爱，有人疼；有一个知己可以诉说心中的欲望、梦想、悲哀、喜悦；把自己的心，把可爱的缺点和美妙的优点一齐显露出来，不怕被人拿去利用。那么请相信我，这颗赤诚的心只能在一个青年的男子身上找到，因为他有无穷的幻想，只消你有一点儿暗示，他便为你赴

汤蹈火；他还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也不想知道，因为你便是他整个的世界。啊，请不要笑我幼稚，我刚从偏僻的内地来，不懂世故，只认识一些心灵优美的人；我没有想到什么爱情。承我的表姊瞧得起，把我看做心腹；从她那儿我才体会到热情的宝贵，既然没有一个女人好让我献身，我就像希吕彭一样爱慕所有的女人。可是我刚才进来一看见你，便像触电似地被你吸引住了。我想你已经想了很久！可做梦也想不到你会这样的美。特·鲍赛昂太太叫我别尽瞧着你，她可不知道你美丽的红唇、洁白的皮肤、温柔的眼睛，叫人没有法子不看。你瞧，我也对你说了许多疯话，可是请你让我说吧。”

女人最喜欢这些絮絮叨叨的甜言蜜语，连最古板的妇女也会听进去，哪怕她们不应该回答。这么一来，拉斯蒂涅又放低声音，说了一大堆恭维话；特·纽沁根太太的笑容明明在鼓励他。她不时对特·边拉蒂沃纳公主包厢里的特·玛赛瞟上一眼。拉斯蒂涅一直陪着特·纽沁根太太，直到她丈夫来找她回去的时候。

“太太，”欧也纳说，“在特·加里里阿诺公爵夫人的舞会之前，我希望能够去拜访你。”

“既然内人请了你，她一定欢迎你的。”特·纽沁根男爵说。一看这个臃肿的亚尔萨斯人的大圆脸，你就知道他是个老奸巨猾的东西。

特·鲍赛昂太太站起来预备和阿瞿达一同走了。欧也纳一边过去作别，一边想：“事情进行得不错；我对她说‘你能不能爱我？’她并不怎么吃惊。缰绳已经扣好，只要跳上去就行了。”他却不知道男爵夫人根本心不在焉，正在等特·玛赛的一封信，一封令人心碎的决裂的信。欧也纳误会了这意思，以为自己得手了，满心



巴
尔
扎
克

文集

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

欢喜，一直把子爵夫人送到戏院外边的廊下，大家都在那儿等着自己的马车。

欧也纳走后，阿瞿达对子爵夫人笑着说：“你的表弟简直换了一个人。看他像泥鳅一般灵活，我相信他是大有作为的。也只有你会教他挑中一个正需要安慰的女人。”

“可是，”特·鲍赛昂太太回答，“先得弄清，她还爱不爱抛弃她的那一个。”

欧也纳从意大利剧院走向圣·日内维新街，一路打着如意算盘。他刚才发现特·雷斯多太太注意他，不管他在子爵夫人的包厢里，还是在特·纽沁根太太包厢里，他料定从此那位伯爵夫人不会再把他挡驾了。他也自信一定能够讨元帅夫人欢心，这样他在巴黎高等社会中就有了四个大户人家可以来往。他已经懂得，虽然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，在这个复杂的名利场中，必须抓住一个攀纽，才能高高在上的控制机器；而他自问的确有控制轮子的力量。“倘若特·纽沁根太太对我有意，我会教她怎样控制她的丈夫。那家伙是做银钱生意的，可以帮我发一笔大财。”他并没把这些念头想得这样露骨，他还不够老练，不能把局势看清、估计、细细地筹划；他的主意只像轻云一般在天空飘荡，虽没有伏脱冷的计划狠毒，可是放在良心的坩锅内融化之下，也未必能提出多少落伍的分子了。一般人就是从这一类的交易开始，最终廉耻丧尽，而今日社会上也成为一种风气，不足为怪。方正清白、意志坚强、嫉恶如仇，认为稍出常规便是罪大恶极的人物，在现代比任何时代都落伍了。过去有两部杰作代表这等清白的性格，一是莫里哀的阿赛斯德，一是比较晚近的华尔特·司各特的丁斯父子。

也许性质相反的作品，把一个上流人物、一个野心家如何抹煞良心，走邪路，装了伪君子面目达到目的，曲曲折折描写下来，会一样的美，一样的动人心魄。

拉斯蒂涅回到公寓门口，已经对纽沁根太太着了迷。那袅娜的腰肢轻巧如燕，令人心醉的眼睛，仿佛看得见血管而像丝织品一样细腻的皮肤，清脆悦耳的声音，金黄的头发，她仿佛就在眼前；也许他走路的时候全身的血液沸腾了，使脑海中的形象格外富于诱惑性。他心不在焉、重手重脚地敲着高老头的房门，喊：

“喂，邻居，我见过但斐纳太太了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意大利剧院。”

“她玩得好吗？请进来呀。”老人没穿好衣服就起来开了门，赶紧睡下。

“快对我说，她怎么样？”他紧跟着问。

欧也纳还是第一次走进高老头的屋子。欣赏过老人女儿的盛装，再看到父亲住的脏乱地方，他不由得大吃一惊。窗上没有帘子，糊壁纸好几处受了潮而脱落、卷缩，露出煤烟熏黄的灰壁。老头儿躺在破床上，只有一条薄被，裹脚的棉花毯是用伏盖太太的旧衣衫改缝的。地砖潮湿，满是灰尘。窗子对面，旧红木柜子，带一点儿鼓形，铜拉手是蔓藤和花叶纠结在一处的形状；一个木板面子的洗脸架，放着脸盆和水壶，旁边是全套剃胡子用具。壁角放着几双鞋；床头一只茶几，底下没有门，面上没有云石，壁炉没有生过火的痕迹，旁边摆一张胡桃木方桌，高老头毁掉镀金盘子就是利用桌上的横挡。破书柜上放着高老头的帽子。这套破烂家具还包括两把椅子，一张草垫陷下去的大靠椅。红白方格的粗布



巴尔扎克

文集

The Collected Works of Balzac

床幔，用一条破布吊在天花板上。既是最穷人家的阁楼，家具也不会比高老头在伏盖家用的差。你看到这间屋子会身上发冷，胸口发紧，恍若置身于阴惨的牢房。幸而高老头没有留意欧也纳把蜡烛放在床几上时的表情。他翻了个身，把被窝一直盖到下巴颏儿。

“哎，你说说，两姐妹你喜欢哪一个？”

“我喜欢但斐纳太太，”大学生回答，“因为她更爱你。”

听了这句真挚的话，老人从床上伸出胳膊，握着欧也纳的手很感动地说：

“谢谢，谢谢，她对你说些什么来着？”

大学生把男爵夫人的话复述了一遍，还美言几句，老头儿好像听着上帝的圣旨。“亲爱的孩子！是的。是的，她很爱我啊。可是别相信她说阿娜斯大齐的话，姊妹俩为了我互相妒忌，你知道吗？这更加证明她们的孝心。娜齐也很爱我，我知道的。父亲对儿女，就如上帝对待我们一样。他会钻到孩子们的心底里去，去看她们的心灵的。她们两人心地一样好。噢！如果再有两个好女婿，不是太幸福了吗？世界上总是不会有十全十美的。如果我和她们住在一起，只要听到她们的声音，知道她们在哪儿，看到她们走进走出；像从前在我身边一样，那么我就会快活极了。她们穿得漂亮吗？”

“漂亮。可是，高里奥先生，你的女儿都嫁给富贵之家，你怎么还住在这样一个陋室里？”

“嘿，”他故作泰然说，“我住得再好有什么用？这些事情我说不上来；我总是说不出两句有头有尾的话。总而言之，一切都在这儿。”他拍了拍心窝。“我嘛，我的生命都在两个女儿身上。只要她们能玩儿，快快活

活，穿得好，住得好；我穿什么衣服，睡什么地方，有什么相干？反正她们暖和了，我就不觉得冷；她们笑了，我就不会悲伤；只有她们伤心了我才伤心。你有朝一日做了父亲，听见孩子们噉噉喳喳，你心里就会想：“这是从我身上出来的！”你觉得这些小生命每滴血都是你的血，是你的精华所在，就是这么回事！甚至你觉得跟她们的皮肉连在一起，她们走路，你自己也在动作。无论哪儿都有她们的声音在答应我。她们有点儿不快活的表情，我的血就停止流动了。你终有一天会知道，为了她们的快乐而快乐，比你自己快乐更快乐。我向你解释了你也不懂的，只能说心里痛出来的快乐，叫你浑身舒畅。总之，我的生命里有三个人的存在。我再告诉你一件奥秘吧？我做了父亲，才懂得上帝。世界是他创造的，他无处不在。先生，我与女儿便是如此。不过我爱我的女儿，更胜于上帝爱人类，因为人不像上帝一样的美，我的女儿却比我美得多。我跟她们永远心灵相通，所以我早就预感到，你今晚会遇到她们。我的上帝！如果有个男人使我的小但斐纳快活，把真正的爱情给她，那我宁愿替那个男人擦靴子、跑腿。我从她的女佣那里知道，特·玛赛那小子是条恶狗，我有时真想扭断他的脖子。哼，他竟不知道珍惜无价之宝的女人，夜莺般的声音，生得像天仙一样！只怪她没长眼睛，嫁了个亚尔萨斯死胖子。姊妹俩都要俊俏温柔的青年才配得上；可是她们的丈夫都是她们自己相中的。”

那时高老头真伟大。欧也纳从没见过他表现那种慈父的热情。感情有股熏陶的力量；一个人不管怎样粗俗，只要表现出一股真实而强烈的情感，就有种奇怪的力量，使容貌为之改观，举止为之活泼，声音为之悦